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歌德著 张佩芬译

 经典文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歌德著 张佩芬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著;张佩芬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474-4

I. 少... II. ①歌... ②张... III. 书信体小说-
德国-近代 IV. 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680 号

少年维特之烦恼

著 者:[德] 歌德

译 者:张佩芬

特约编辑:吴文娟

责任编辑:余 同

封面设计:陈 楠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4.875

插 页:2

字 数:105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474-4/I·077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今天,距离我 1950 年在复旦聆听廖尚梁老师朗诵讲解《维特》已逾半个世纪,距离我 1991 年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翻译《维特》也有十三年了,那个洋溢着青春和纯洁气息,却又野性十足的少年形像,似乎早已沉入我记忆深处,几近消声匿迹了。这次要再次出版,促使我从书柜底层取出阔别多年的译本,此时,那个青衣黄裤的少年毫不费力地就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

几十年里,世界有了很多改变,就以复旦校园来说,许多事物经不起历史变迁彻底消失了,如当年外文系学生上课的小楼和课余经常光顾的来喜饭店,两年前我回上海,曾造访母校,我在大礼堂和后门附近努力寻找它们可能留下的些些痕迹,却是徒劳。至于当年活跃在校园里的年轻人,有的已离开人世,大多数则变成了垂暮老者,我站在几棵浓荫匝地的大树下,记忆起它们昔日的细弱疫瘠,不禁叹息人类生命的短暂易逝。然而,对我而言,比大树更永葆青春的是在业已消失小教室里接触到的文学形像。几十年前,我尽管似懂非懂,却也感到了《维特》拨动人心的精神力量,享受了随着语言流动飘逸而出的迷人气息,今日重读,觉得它依旧生气勃勃,光彩照人,一点儿没有变老。

歌德(1749—1832)是中国译介研究得最早最多的德国作家。1901年时,第一个把歌德引进中国的辜鸿铭翻译了《浮士德》片断,接着,学者马君武、诗人苏曼殊翻译了若干诗歌和小说,与此同时出现的评论文字则以王国维和鲁迅的文章影响较大。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接受外国文学打开了大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了翻译介绍歌德的高潮,1922年出版的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风靡全国,像150年前在西欧一样,中国也掀起了一阵“维特热”,茅盾还把它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子夜》,短短十多年间,歌德的主要作品大都被移植到了中国,《浮士德》甚至出版了郭沫若和周学普两种译本,戏剧家田汉根据歌德《维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改编的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后来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鼓励士气的重要剧目。1976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氛围中,歌德又一次在中国获得辉煌,就连深邃难读的宏篇巨著《浮士德》竟也有了七八种之多的中译本。而在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之际,中国有两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了十多卷本的《歌德文集》,北京和上海还分别上演了上下两部的《浮士德》,足见我国文化界试图开阔精神领域的热切愿望。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二十五岁时一蹴而就的作品。关于这部书信体小说的成书情况,歌德在《诗与真》中写道:“这件事(指与绿蒂丈夫的冲突)使我觉得忍无可忍,一切从类似的尴尬处境中总会产生的不快,似乎都两倍三倍地压迫着我,我必须痛下决心,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因苦恋朋友之妻而造成的耶鲁撒冷之死,从梦中把我撼醒,使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还分析眼下刚碰到的这个令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如此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

构和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无关的杂念。另一方面，我又搜索枯肠，重温最近那段还不曾写出来的生活，把所有带点关系的材料统统集中起来使用。这样，在经过了那么久和那么多的暗中酝酿之后，我奋笔疾书，四个星期便完成了《维特》。”

《维特》之所以二百多年始终没有失去光辉，原因也许正藏在这段自白之中。1976年时，德国学者艾克哈特·米特尔贝格在一篇论歌德诗歌的文章中写了一段似乎与此相呼应的文字：“歌德是当代世界永恒的伟大榜样。无论是源于本能，抑或出自有意识的愿望，他的艺术造型力量是渗透了自身生存的全部领域的：凡是命运让歌德偶然遭逢的一切，都被他注入了艺术力量，亦即把他自己生命活动中一切隶属个人的有价值变化都进行了转换变形。而正是这种艺术造型能力使他得以把自己与生俱来的全部天性特征当作原始材料进行加工，转化成为文化，成为活生生的修养，成为生命的形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完整呈现了一个天才作家的独特本质，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一切文学艺术著作的奥秘与魅力所在。歌德的后辈作家黑塞在他的著名论文《感谢歌德》里对这类魅力有如下描绘：“《维特》完全赢得了我的心。青年诗人歌德轻轻松松便征服了我，因为他带来了馥郁的青春气息，连同森林、草原和田野的芳香，而他的语言秉承了源远流长的既深刻又谐趣的平民智慧，鸣响着大自然和手工业工场的声音，还演进了很强的音乐声。歌德，这一位纯粹的诗人、歌唱者，永远焕发着青春与纯洁的光辉。”

是啊，世界上的人们，不论是凡夫俗子，还是天才伟人，精神往往相通，二百多年前感动了欧洲人的东西，一百多年后又感动了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如黑塞所说：“时代将消逝，智慧却永存。……真正的文学是一定永远有读者的，因为它们包容了人间的基本真理和真相。”

但愿我这本得以再次出版的译作能够产生歌德所希望的效果：“你们会对他的精神和品格产生景仰和爱慕之情，对他的命运会一掬同情泪水。”

张佩芬

2004年11月6日

关于可怜维特的故事，我已竭尽全力寻找和收集在这里，我把它献给大家，谅能获得感谢。你们会对他的精神和品格产生景仰和爱慕之情，对他的命运会一掬同情泪水。

你，善良的人呀，当你感受与他同样的压力时，就从他的痛苦里汲取安慰吧，倘若你命中注定或者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找不到更亲近的知己时，就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

目 录

1	译序
1	上编
60	下编
101	编者致读者书
136	附录

上 编

1771 年 5 月 4 日

我真高兴自己终于离开了！我的好朋友，人心究竟是怎么回事！要离开我如此深爱，曾经须臾难离的人，居然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命运偏偏挑中我卷进莫须有的纠葛，难道不正为了惊吓我这颗心么？可怜的莱奥诺蕾！然而这不是我的错。当我愉快地欣赏她妹妹的特殊魅力时，她那颗可怜的心却升起了对我的激情，我能怎样呢？然而——我真的完全无辜么？难道我没有滋养过她的感情？难道我不曾沾沾自喜于她极真诚的天性袒露，又往往和大家一起对她毫不可笑的行为进行取笑么？难道我不曾——唉，人啊，人就只会自怨自艾！我决心，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一定改进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总为命运赋予的一点灾殃反复咀嚼；我要品味当前，过去的就得让它消逝。我的好人，你说得对，倘若人们不那么热衷于运用想象力追忆往日的不幸，而是淡然处世，他们的痛苦就会少一些的。——上帝才知道人为什么这样！

请一定转告我母亲,我会尽力办妥她的事情,并尽早把情况告诉她。我已见过我姑妈,发现她压根儿不是家里所形容的恶妇人。她是个急性子,心肠挺好。我向她述说了母亲对部分遗产扣着不分的气恼;她就讲了这样做的理由,原因和条件,唯有在这些条件下她才肯拿出全部遗产,而且比我们要求的分给更多些——总之,我现在不想多写。请转告我母亲,一切很顺利。亲爱的朋友,这件小事又让我发现,误解和情性在世界上铸就的错误也许远远多于奸诈和黑心。至少后两者确实罕见。

另外,我在这儿感觉良好。在这天堂般的环境里,孤独是医治我心灵的一剂良药。这个青春季节用它的温暖把我那颗常常震颤的心满满充实了。树上、篱笆上鲜花似锦,我愿变成一只金甲虫在芬芳的香海中逍遥飘荡,尽情吮吸一切养料。

小城本身毫不可爱,周围自然景色却美得惊人。已故的 M 伯爵就受到吸引而在一座山丘上筑起了他的花园。众多小山丘纵横交错多彩多姿,形成了一道道绝美的小峡谷。花园十分简朴,人们踏进园门立即感到建筑设计并非出自行家,而出自一颗敏感的心,他要独自品味自然。在那业已颓圯的小亭子里,我为逝世者洒下了同情泪,那里曾是他留恋之地,如今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不久我就是花园的主人。这几天工夫园丁已表示信赖我,他不会受亏待的。



5 月 10 日

春日清晨般甜蜜惬意。我现在是独自一人，庆幸自己得以生活在似乎专为我这种灵魂创造的环境里。我的好人，我幸福极了，完全沉潜于静止存在的感觉中，艺术工作已搁置一边。我目前无法作画，一笔都不成，而就在这一瞬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一个比较伟大的画家。当可爱的山谷周围升腾起雾霭，高高的太阳憩息在浓密幽暗树林的顶端，唯有一缕缕光芒偷偷射入这片林中圣地，我躺卧在潺潺泉水边的茂盛草丛里，贴着地面细细观察小草千姿百态的风情；当我感觉到草茎间有个小虫飞蛾的无法测度的小世界正贴着自己的心，我就感到了万能上帝的存在，他按自己的设想创造了我们；我就感到了博爱天父的气息，他承诺我们遨游在永恒的欢乐之中。亲爱的朋友，当我的眼睛蒙眬，周围的世界和天空就像爱人的形象已溶入我的灵魂——我就常常渴望：唉，倘若能够再现，倘若能够写下活跃在你内心的这般丰富、这般温暖的东西，该有多好，它会成为你灵魂的镜子，犹如你的灵魂是万能上帝的镜子！——我的朋友，但是我失败了，我完全折服在大自然壮丽景象的威力之下。



5 月 12 日

我不知道，是附近真有迷惑人的精灵呢，还是我内心温情脉脉的奇想所致，竟觉得自己已置身天堂。就在花园前不远有一道泉水，我像仙女梅露茜娜和她的姊妹们似的迷上了它。——你走下山丘，来到一座拱顶亭子前，再往下走二十级石阶，便看见极清

澈的泉水从大理石岩缝间汨汨涌出。那一道环绕泉水的矮墙井栏,那许多浓荫匝地的高耸大树,那地带的一片清凉,一切都让人感到某种吸引力,又有一种令人敬畏的东西。我没有一天不去那里坐上一个小时。小城的姑娘们常来这里取水,这是最普通而又最必要的工作,是从前连国王的女儿也得操持的家务。每当我在那里静坐,古代宗法社会的理想概念便在我脑子里活跃万分,老祖先们如何在井泉畔订立联盟,举行庆典,而善良的精灵又如何在井台和泉水四周翱翔。啊,谁若不曾在炎热夏日艰辛跋涉后体验过井泉畔的清凉,就无法体会我的感受。



5 月 13 日

你问,要不要把我的书籍寄来?——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别拿它们来烦我!我不再想要什么指导、鼓励和鞭策,我这颗心本身就够沸腾的了。我需要催眠曲,而在我的荷马史诗里我已找到无数。我多么经常地轻声吟诵以平息愤激之情,因为你肯定没见过哪颗心像我这颗心这样反复无常、捉摸不定。亲爱的,难道还用得着我说,常见我忽忧忽喜,从甜蜜的感伤忽然转为疯狂的激情,你多么替我担忧么?我也把这颗心视为一个病儿,随它任性而行。这情况切勿外传,免得有人责怪我。



5月15日

本地的老百姓已认识我，也喜欢我，尤其是孩子们。我刚认识他们时，常常客气地问这问那，有些人以为我想嘲弄他们，十分粗暴地打发我走。对此我并不气恼，倒是对一种早已有所察觉的问题有了活生生的体会：凡是有点地位的人，总对普通老百姓持冷漠疏远态度，似乎一接近就会丧失什么；又有些可厌的轻薄之辈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却让贫苦百姓更感到他们的傲慢。

我很清楚存在着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但是我坚信，那种认为必须疏远所谓贱民以保持高贵的人，恰恰可以斥为懦夫，因为他害怕被击败而躲避敌人。

我最近一次去井泉时遇到了一个年轻女仆，她把水罐搁在最低一级台阶后便四处张望，但愿有女伴来帮她把水罐放上头顶。我走下台阶，望着她说：“我帮你好吗，姑娘？”她顿时涨红了脸。“噢，不要，先生！”她回答。“不用客气。”她把垫环摆正，我放上水罐。她道谢后登上石阶走了。



5月17日

各式各样人物我已经结识很多，知友却未能觅得。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人，居然使那么多人喜欢我、仰慕我，而让我心里悲伤的是：其实我们只同行了一段很短路程。倘若你问

这里的人怎样,我必然对你说:到处都一样!人类真像一个模子铸造的东西。大多数人为谋生而耗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只剩余一点点空闲时间,却又为之焦虑不安,千方百计予以消磨。唉,人啊,人啊!

但是人又全都那么善良!有时候我忘了寂寞独处,就和他们一起共享人类还会玩味的乐趣,或围坐在一桌美味佳肴前坦诚地谈笑,或及时举办一次郊游,一场舞会,或其他诸如此类活动,全都对我大有裨益。只是我仍未能忘怀,自己还有许多潜藏的力量,不仅未获施展而日益枯萎,而且还得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唉,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缩紧了。——然而遭受误解竟是我们这类人的命运!

唉,我青年时代的女友业已消失,唉,我为什么要认识她!——我真该说:“你是个傻瓜。你追求人世间并不存在的東西!”但是我确实拥有过她,感到过她的心,她的伟大灵魂,与她同存似乎提高了我,因为我也能成为自己愿望所要做的人。仁慈的上帝啊,那时我难道有一丝一毫心灵力量不曾发挥么?我难道不曾在她面前抒发我全心全意拥抱自然的整个奇妙感情么?我们的交往难道不是以最细腻的感觉、最敏锐的睿智织成的永恒的锦缎?而所有这一切,即便是儿童式的淘气也无不烙上了天才印记。而如今,唉,她大我几岁,也比我更早进了坟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她坚定的信念和上帝般的宽容精神。

几天前,我遇见一位年轻人 V,是个长相讨人喜欢的开朗青年。他刚离开大学,虽未自封才子,却总认为比别人懂得多。我从各方面观察到他为人勤奋,总之,可算是个有学问的青年。当他听说我擅长绘画,还懂希腊文(在此地可称是两大奇能),便跑来看我,向我炫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从巴托谈到伍德,从德皮勒谈

到温克尔曼,并向我保证,他已通读过苏尔策《美学原理》第一卷,他还拥有一份海纳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手稿呢。我听任他夸夸而言。^①我还结识了一位高尚人物,是侯爵给这座小城任命的地方官员。为人坦率诚恳。人们传说,凡是见过他和九个孩子在一起的人,都会觉得灵魂欢畅。人们对他的女儿儿尤为津津乐道。他已邀请我,我也打算尽早前去访问。他住在侯爵的一座猎庄上,离城有一个半小时路程,他是在妻子死后获准迁居猎庄的,继续住在小城官邸里未免太让他触景生情了。

此外,我还邂逅了若干装模作样的人物,言行举止令人憎厌,我无法容忍他们表示的亲近。

好了,这封信会合你心意的,所述全是纪实。



5月22日

人生若梦,许多人有此感触,我也经常产生此感。当我目睹人类的创造和研究能力受到限制。当我亲见人们进行活动无不出自私欲,而这些欲望仅是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命,并没有任何目标之时;随后呢,我又发现一切试图从探索理想目标以获得慰藉的行动都是枉然,就好比一个被囚禁的人在狱墙上描绘种种色彩

① 本段涉及人物为:巴托(1713—1780),法国美学家。伍德(1716—1771),英国考古学家。德皮勒(1635—1709),法国文学家、画家。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评论家。苏尔策(1720—1779),瑞士美学家。海纳(1729—1812),德国语言学家。

缤纷的形象和光辉夺目的景色——这一切，威廉啊，都让我哑口无言。我返回到自身以发现另一个世界！这里也同样满是预感和模糊的渴望，却缺乏创造力与勃勃生气。在我的感官意识里，一切事物都漂泊不定，于是我微笑着又继续梦幻地走进现实世界。

所有学识渊博的校长、教师们都公认，凡是儿童都不懂得自己要什么，为什么要，却不知道成人们也都是在地球上盲目奔波，既不明白来自何处，也不清楚要去何方，他们的行动很少有确实目标，而往往受到饼干、蛋糕和桦木棍的支配：没有人乐意相信这些，我却看得一清二楚。

我知道你听了我的话会说什么，我乐意向你承认，那些像儿童般懵懂活着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整天和布娃娃打交道，替它们脱衣穿衣，或者一个劲儿绕着妈妈藏饼干点心的抽屉转悠，直到最后如愿以偿，两个腮帮子鼓鼓的，却叫嚷着：“还要，还要！”——这些人才幸福呢。还有就是那些把自己的愚蠢事业或者干脆是个人私欲贴上华丽标签，美化为造福人类的伟大行动，他们也是幸福的。——凡是能够这样做的人都可算作幸福者！而谁若是天性谦逊，就可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结果，他会看到每一个懂得巧妙地把自已的花园修饰成天堂的市民，是幸福的，也会看到不幸者如何孜孜不倦在重担下气喘吁吁地继续前进，却全都同样有兴趣于尽情享受太阳的光辉，哪怕只延长一分钟——是的，这样的人是心境平静的，也会在内心塑造一个世界，并且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尽管受到重重限制，却永远在内心保有甜蜜的自由感觉，他知道，他随时都能够离开他的牢笼。